

金

史

一三



志第三十一

金史五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勳書丞相穆 國史領 經筵事都總裁臣

脫脫

勅修

食貨五

水田 權場

和糴 區田

常平倉 入粟

鬻度牒

權場與敵國互市之所也皆設場官嚴厲禁廣屋宇以通
二國之貨歲之所獲亦大有助於經用焉熙宗皇統二年
五月許宋人之請遂各置於兩界九月命壽州鄧州鳳翔
府等處皆置海陵正隆四年正月罷鳳翔府唐鄧穎蔡鞏
洮等州并膠西縣所置者而專置於泗州尋伐宋亦罷之
五年八月命權場起赴南京國初於西北招討司之燕于

城北羊城之間嘗置之以易北方牧畜世宗大定三年市馬於夏國之推場四年以尚書省奏復置泗壽蔡唐鄧潁密鳳翔秦鞏洮諸場七年禁秦州場不得賣米麵及羊豕之腊并可作軍器之物入外界十七年二月上謂宰臣曰宋人喜生事背盟或與大石交通恐枉害生靈不可不備其陝西沿邊推場可止留一處餘悉罷之令所司嚴察茲細前此以防姦細罷西界蘭州保安綏德二推場二十一年正月夏國王李仁孝上表乞復置以保安蘭州無所產而且稅少惟於綏德爲要地可復設互市命省臣議之宰臣以陝西隣西夏邊民私越境盜竊緣有推場故姦人得

往來擬東勝可依舊設陝西者並罷之上曰東勝與陝西
道路隔絕貿易不通其令環州置一場尋於綏德州復置
一場十二月禁壽州推場受分例分例者商人贄見場官
之錢幣也章宗明昌二年七月尚書省以泗州推場自前
關防不嚴遂奏定從大定五年制官爲增修舍屋倍設闌
禁委場官及提控所拘推以提刑司舉察惟東勝靜慶州
來遠軍者仍舊餘皆修完之泗州場大定間歲獲五萬三
千四百六十七貫承安元年增爲十萬七千八百九十三
貫六百五十三文所湏雜物泗州場歲供進新茶千勝荔
支五百斤圓眼五百斤金橘六千斤橄欖五百斤芭蕉乾

三百箇蘇木千斤温柑七千箇橘子八千箇沙糖三百斤
生薑六百斤梔子九十稱犀象丹砂之類不與焉宋亦歲
得課四萬三千貫秦州西子城場大定間歲三萬三千六
百五十六貫承安元年歲獲十二萬二千九十九貫承安
二年復置於保安開州三年九月行樞密院奏斜出等告
開推場擬於轄里尼要安置許自今年十一月貿易尋定
制隨路推場若以見錢入外界與外人交易者徒五年三
斤以上死宋界諸場以伐宋皆罷泰和八年八月以與宋
和宋人請如舊置之遂復置於唐鄧壽泗息州及秦鳳之
地宣宗貞祐元年秦州推場爲宋人所焚二年陝西安撫

副使烏古論充州復開設之歲所獲以十數萬計三年七月議欲聽摧場互市用銀而計數稅之上曰如此是公使銀入外界也平章盡忠權叅知政事德升曰賞賜之用莫如銀綃而府庫不足以給之互市雖有禁而私易者自如若稅之則斂不及民而用可足平章高琪曰小人敢犯法不行爾况許之乎今軍未息而產銀之地皆在外界不禁則公私指日罄矣上曰當熟計之與定元年集賢諮議官呂鑑言嘗監息州摧場每場獲布數千匹銀數百兩兵興之後皆失之金銀之稅世宗大定五年聽人射買寶山縣銀冶九年御史臺奏河南府以和買金銀抑配百姓且下

其直上曰初朕欲泉貨流通故令行豈可反害民乎遂罷
之十二年詔金銀坑冶恣民採毋收稅二十七年尚書省
奏聽民於農隙採銀承納官課明昌二年天下見在金千
二百餘錠銀五十五萬二千餘錠三年以提刑司言封諸
處銀冶禁民採煉五年以御史臺奏請令民採煉隨處金
銀銅冶上命尚書省議之宰臣議謂國家承平日久戶口
增息雖嘗禁之而貧人苟求生計聚衆私煉上有禁之之
名而無杜絕之實故官無利而民多犯法如令民射買則
貧民壯者爲夫匠老稚供雜役各得均齊而射買之家亦
有餘利如此則可以久行比之官役顧工糜費百端者有

間矣遂定制有治之地委謀克縣令籍數召募射買禁權
要官吏弓兵里胥皆不得與如舊場之例令州府長官一
負提控提刑司訪察而禁治之上曰此終非長策叅知政
事胥持國曰今姑聽如此後有利然後設官可也譬之酒
酤蓋先爲坊場而後官榷也上亦以爲然遂從之墳山西
銀山之銀窟凡百一十有三

和糴熙宗皇統二年十月燕西東京河東河北山東汴京
等路秋熟命有司增價和糴世宗大定二年以正隆之後
倉廩久匱遣太子少師完顏守道等山東東西路收糴軍
糧除戶口歲食外盡令納官給其直三年謂宰臣曰國家

經費甚大向令山東和糴止得四十五萬餘石未足爲備
自古有水旱所以無患者由蓄積多也山東軍屯處須急
爲二年之儲若遇水旱則用賑濟自餘宿兵之郡亦須糴
以足之京師之用甚大所須之儲其勅戶部宜急爲計五
年責宰臣曰朕謂積貯爲國本當修倉廩以廣和糴今聞
外路官文具而已卿等不留心甚不稱委任之意六年八
月勅有司秋成之後可於諸路廣糴以備水旱九年正月
諭宰臣曰朕觀宋人虛誕恐不能久遵誓約其令將臣謹
飭邊備以戒不虞去歲河南豐宜令所在廣糴以實倉廩
詔州縣和糴毋得抑配百姓十二年十二月詔在都和糴

以實倉廩且使錢幣通流又詔九秋熟之郡廣糴以備水旱十六年五月諭左丞相紇石烈良弼曰西邊自來不備儲蓄其令所在和糴以備緩急十七年春尚書省奏先奉詔賑濟東京等路飢民三路粟數不能給上曰朕嘗諭卿等豐年廣糴以備凶歉卿等皆言天下倉廩盈溢今欲賑濟乃云不給自古帝王皆以蓄積爲國長計朕之積粟豈欲獨用即今不給可於隣道取之自今多備當以爲常四月尚書省奏東京三路十二猛安尤闕食者已賑之矣尚有未賑者詔遣官詣復州曷蘇館路檢視富家蓄積有餘增直以糴令近地居民就徃受糧十八年四月命秦州所

管諸猛安西北路招討司所管奚猛安咸平府慶雲縣霧
鬆河等處遇豐年多和糶章宗明昌四年七月諭旨戶部
官聞通州米粟甚賤若以平價官糶之何如於是有司奏
中都路去歲不熟今其價稍減者以商旅運販繼至故也
若即差官爭糶切恐市價騰踴貧民愈病請俟秋收日依
常平倉條理收糶詔從之明昌五年五月上曰聞米價騰
踴今官運至者有餘可減直以糶之其明告民不須責價
私糶也六年七月勅宰臣曰詔制內饑饉之地令減價糶
之而貧民無錢者何以得食其議賑濟省臣以爲闕食州
縣一年則當賑貸二年然後賑濟如其民實無恒產者雖

應賑貸亦請賑濟上遂命間隔飢荒之地可以辦錢收糶者減價糶之貧乏無依者賑濟宣宗貞祐三年十月命高汝礪糶於河南諸郡令民輸輓入京復命在京諸倉糶民輸之餘粟侍御史黃摑奴申言汝礪所糶足給歲支民既於租賦之外轉輓而來亦已勞矣止將其餘以爲歸資而又強取之可乎且糶此有日矣而止得二百餘石此何濟也詔罷之十二月附近郡縣多糶於京師穀價騰踴遂禁其出境四年河北行省侯摯言河北人相食觀滄等州斗米銀十餘兩伏見汳河諸津許販粟北渡然每石官糶其八商人無利誰肯爲之且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旣罹兵

革又坐視其死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而起也願止其
糴縱民輸販爲便詔從之又制九軍民客旅粟不於官糴
處糴而私販渡河者杖百汧河軍及機察權豪家犯者徒
年杖數並的決從重以物沒官上以河北州府錢多其散
失民間頗廣命尚書省措畫之省臣奏已命山東河北權
酤及濱滄鹽司以分數帶納矣今河北艱食販粟北渡者
衆宜權立法以遮糴之擬於諸渡口南岸選通練財貨官
先以金銀絲絹等博易商販之糧轉之北岸以廻易糴本
兼收見錢不惟杜姦弊亦使錢入京師從之又上封事者
言比年以來屢艱食雖由調度征斂之繁亦兼并之家有

以奪之也收則乘賤多糴困急則以貸人私立券質名爲
無利而實數倍飢民惟恐不得莫敢較者故場功甫畢官
租未了而國已空矣此富者益富而貧者益貧者也國朝
立法舉財物者月利不過三分積久至倍則止今或不期
月而息三倍願明勅有司舉行舊法豐熟之日增價和糴
則在公有益而私無損矣詔宰臣行之是年權河東南路
宣撫副使烏古論慶壽言邀糴事見鹽志下興定元年上頗聞
百姓以和糴太重棄業者多命宰臣加意焉八月以戶部
郎中楊貞權陝西行六部尚書收給潼陝軍馬之用奏糴
販糧濟河者之半以寬民從之六月立和糴賞格

常平倉世宗大定十四年常定制詔中外行之其法尋廢
章宗明昌元年八月御史請復設勅省臣詳議以聞省臣
言大定舊制豐年則增市價十之二以糴儉歲則減市價
十之一以出平歲則已夫所以豐則增價以收者恐物賤
傷農儉則減價以出者恐物貴傷民增之損之以平粟價
故謂常平非謂使天下之民專仰給於此也今天下生齒
至衆如欲計口使餘一年之儲則不惟數多難辦又慮出
不以時而致腐敗也况復有司抑配之弊殊非經久之計
如計諸郡縣驗戶口例以月支三斗爲率每口但儲三月
已及千萬數亦足以平物價救荒凶矣若令諸處自官兵

三年食外可充三月之食者免糶其不及者俟豐年糶之庶可久行也然立法之始貴在必行其令提刑司各路計司兼領之郡縣吏沮格者糾能推行者加擢用若中都路年穀不熟之所則依常平法減其價三之一以糶詔從之三年八月勅常平倉豐糶儉糶有司奉行勤惰褒罰之制其徧諭諸路其奉行滅裂者提刑司糾察以聞又謂宰臣曰隨處常平倉徃徃有名無實况遠縣人戶豈肯跋涉直就州府糶糶可各縣置倉命州府縣官兼提控管勾遂定制縣距州六十里內就州倉六十里外則特置舊擬備戶口三月之糧恐數多致損改令戶二萬以上備三萬石一